闽浙一脉承清韵 百世家风照古今

□ 郭雅明



廉村“世德作求”照壁

福安廉村,青石板路蜿蜒于黛瓦粉墙之间,时光在这里仿佛凝滞。这座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,宛若一部浸润千年清廉之气的典籍,每一块砖石、每一处院落都在低声诉说同一个名字——薛令之。这位“开闽第一进士”、唐代开元东宫侍读,以“苜蓿自甘”的清苦坚守,为后世子孙镌刻下勤勉治学的精神基因与廉洁为官的人格风范。然而,薛令之的影响远未止步于闽东。这股清廉之风,跨越山海,溯浙南而上,在温州大地深深扎根,不仅孕育出“温之薛氏多显官”的仕途盛景,更滋养了永嘉学派“经世致用”的务实文风。一部薛氏家族自闽入浙、开枝散叶的迁徙史,恰是一部“清风”从个人风骨淬炼为家族精魂、再融入地域文脉、最终照鉴古今的精神史诗。

廉村起

苜蓿自甘与“世德作求”

廉村的“灵魂”,始于薛令之。唐开元年间,薛令之赴长安,累迁左补阙兼东宫侍读,亲历宫廷奢华与官场腐败之风。他心有所感,提笔写下《自悼》诗:

朝日上团团,照见先生盘。

盘中何所有?苜蓿长阑干。

诗中以日常所食的苜蓿自喻,道出其甘守清贫、不慕荣华的气节。此诗传入唐玄宗耳中,虽引起不悦,却让薛令之的清正之名传遍朝野。因不愿与权奸同流,薛令之最终辞官归隐,回到故乡长溪,躬耕陇亩,设塾讲学,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清正朴直的精神底色。

明代万历版《福安县志》记载:“肃宗即位,思东宫旧德,召之,而令之已逝矣。嘉叹其廉,因此敕其乡曰‘廉村’,水曰‘廉溪’。”中国历史上罕有以“廉”字直接命名的村落,这使得薛令之的个人选择,通过皇权的敕封与地名的固化,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升华:清廉不再仅仅是隐士的个人操守,更成为一方乡土不可更改的精神图腾。

在廉村支祠前,矗立着一面青砖照墙,上刻四字:世德作求。此语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》,意为后世子孙当以先祖之德为准则,修身立德、不负期许。这面照墙与“廉村”“廉溪”之名互为表里,共同构成了薛氏家风传承的制度化象征。它无声地告诫每一位族人:清风,需以世代坚守来供奉;家风,当用具体行动来书写。

在廉村,耕读传家、崇宗敬祖的理念深入人心,而“廉”字始终是核心要义。从孩童启蒙时聆听薛令之的故事,到成人立身处世时以“苜蓿自甘”自律,廉村的每一代人都在潜移默化中将清廉的种子深植心田,使其成长为支撑人格的参天大树。至此,一股源自个人的清风,已然凝结为家族的永恒宪章。

跨越山海

清风入浙与“经世致用”

据明嘉靖《温州府志·坛庙》记载,唐贞元元年(785年),薛令之的孙子薛怀仁“携家族嘱托与先祖精神,迁入温州城南梯云里”,成为永嘉薛氏的开基之祖。这不仅是一次家族的拓荒,更预示着一股源自闽东山村的清廉溪流,即将汇入浙南澎湃的文化江河,并在新的河床中激荡出更为澎湃的浪花。薛怀仁恪守“清白传家”的祖训,耕读并举,使家族在温州这片新土中扎下根基。至北宋,薛怀仁的八世孙薛京迁居瑞安帆游乡白门东村,薛氏自此开枝散叶,日渐兴旺,终成浙南望族。这一迁徙脉络,清晰勾勒出薛氏一族从闽东到浙南的生命轨迹,也映照出其精神血脉的延续与在地化生长。

温州薛氏的崛起,核心在于对薛令之精神内核的坚守与创造性转化。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为薛嵎的祖父薛绍撰写的墓志铭中明确指出:“其先自河东徙闽长溪,有令之者,仕唐至左补阙。人以其廉,号其居‘廉村’,廉村之后为永嘉人。薛氏大于永嘉三百年矣。”这段记载不仅锚定了血脉渊源,更揭示了薛氏家风在浙南落地生根的文化过程。

自开基永嘉以来,薛氏族人始终以“廉”立身、以“学”扬名,创造了“温之薛氏多显官”的仕途盛况。据史料统计,永嘉薛氏进士登第者多达20余人,其中《宋史》立传的就有薛弼、薛徽言兄弟,以及徽言之子季宣,季宣侄薛叔似(1141年—1221年,累官兵部尚书、宣抚使、端明殿学士等职)四人,他们多数恪守家风、清正廉明,并在实务中践行“经世致用”的理念。

薛徽言(1094年—1139年)与薛弼(1088年—1150年)兄弟,是南宋薛氏践行家风的典范。薛徽言心怀天下、清正敢言,在南宋初年动荡时局中,协助岳飞平定杨幺之乱,尽显忠臣本色。其兄薛弼,身为岳家军核心谋士,深谙兵法,清廉自守,被岳飞誉为“第一谋士”。兄弟二人一文一武,共同诠释了“精忠报国、清正廉洁”的家风内核,其卓越事功,也为永嘉学派“义利并举”的思想提供了生动的注脚。

如果说薛徽言、薛弼兄弟彰显了薛氏家风在仕途中的践行,那么薛季宣则将其提升至学术思想的高度,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永嘉学派。薛季宣(1134年—1173年),薛徽言之子,字士龙,号艮斋,是南宋著名哲学家、永嘉学派主要创始人。生于乱世的他,目睹当时空谈义理的学术弊端,立志打破桎梏。在继承家族务实精神的基础上,他倡导“经世致用”,强调义理与事功并重,主张学问必须服务于社会现实。他的学术思想革新了当时的学风,为浙南学术注入了强烈的务实内核。其学说经学生陈傅良、叶适等人发展,最终成为与程朱理学、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学术流派。薛季宣以皇皇著述与诗文,将家族的“务实”清风,升华为一个学派的思想基石,使薛氏一族不仅在政治史上留名,更在中华学术史册上彪炳千秋。至此,一家之训,已蔚然成一地之学。

风骨凛然

逆境中的精神守望

南宋后期,薛氏一族的仕途荣光虽稍减,但其文化传承与家风坚守从未中断。薛嵎(1206年—1263年)的出现,为这份清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薛嵎字仲止、号云泉,其祖父薛绍(1139年—1209后)是薛弼的孙子,乾道二年(1166年)进士,中奉大夫。薛嵎幼承家学,作为江湖诗派一员,他诗宗“永嘉四灵”,格调清雅。《全宋诗》整理其诗共278首,清代《四库全书》收录其别集《云泉诗》,纪昀赞其“备南宋诗坛一格”。他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,直至宝祐四年(1256年)四十五岁时才中进士。中第后,他被任命为长溪主簿——此地正是薛令之的故乡。薛嵎《苜蓿轩》一诗充溢着欣喜傲骄:“好是春风长育天,阑干低护晓窗前。园丁未必知吾事,补阙清声四百年。”这一历史的巧合,绝非偶然,它更像是一次精神的“寻根”与“朝圣”。一位清贫的后裔,回到家族清风发源之地担任微末官职,其行为本身就是对“百世清风”最虔诚的践行。

薛嵎的风骨,尤其体现在困顿中对家风的坚守。据载,廉村族人薛庭芝因贫苦向他求助,薛嵎自身亦无余力周济,遂赠诗一首:

两穷相值愁无计,同是开元补阙孙。

百世清风于此在,莫将贫悴对人言。

诗句既道尽二人处境之艰,更在逆境中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气节——“同是开元补阙孙”凝聚着血脉的认同与骄傲,“百世清风于此在”则昭示着,真正的传承不在富贵的炫耀,而在贫悴中依然挺直的脊梁。这份穷且益坚、清风自守的情怀,正是薛令之“苜蓿”精神在最艰难时刻迸发出的最纯粹光芒。

薛嵎还曾为薛令之墓赋七律两首,字字饱含敬仰。其一云:

一自东宫吟苜蓿,吁嗟直道竟难容。

精忠夙伫危邦虑,明哲宁高避世踪。

追忆先祖直道难容、辞官归隐的往事,赞颂其精忠与明哲。

其二曰:

何处青山无白骨,先生高节死犹存。

古今人物一抔土,闽浙诗书百世孙。

这两首诗不仅是薛嵎个人对先祖的追慕,更是对家族文化血脉跨越时空传承的深刻自觉。他的诗与人,共同证明了这股清风穿越历史尘埃而不灭的强大生命力。

薪火相传

清风的绵延与新生

薛氏的迁徙脚步从未停歇,家风亦随之不断延伸。明成化年间,薛令之后裔薛绎自温州迁居乐清,繁衍出新的分支。清代,这支分支中涌现出著名画家薛英(1665年—1746年),字雪涵、号雪堂。薛英受家族文化熏陶,书画诗文皆具造诣,著有《雪堂诗文集》,与薛嵎的诗风一脉相承,其山水画风格清雅淡远,作品今藏于温州博物馆。尤为可贵的是,薛英热心公益,在巽山西麓创办“薛英学馆”(今为温州飞霞南路山前小学),惠及乡里。这体现了薛氏家风从“独善其身”的廉洁,到“兼济天下”的文教担当的自然延伸。其艺术成就与公益善举,正是薛氏清风在文化与社会领域的具体呈现与新生。

后人为纪念薛英功绩,在巽山顶上建“薛英文昌阁”(今圮,遗址尚在)。《中国名人名画大全》《温州府志》《乐清县志》等辞书中均载其传略,薛英墓被温州市文物馆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由于家学渊源,书香相传,其二子皆肖其父,抱负远大,后均入仕途且有诗文留传。

历经千年发展,温州薛氏已枝繁叶茂。为纪念先祖、传承家风,各地修建祠堂,龙港市薛家桥还建有薛令之纪念堂。祠堂中常见的楹联“廉村世胄,贤士家声”,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薛氏一族的根源与荣光。这些庄严肃穆的场所,既是祭祀联络之地,更是家族记忆与精神训诫的时空容器。在当代,薛氏后裔修谱溯源、创办崇学书院、举办家风讲座、整理家族文献,让“百世清风”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依然焕发生机。薛季宣的学术思想、薛嵎的诗歌创作,也成为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,持续滋养着浙南的人文土壤。

古今回响

清风的当代意义

今日的廉村,“世德作求”照墙依旧矗立,村中设有廉政教育基地,薛令之的故事成为党员干部、青少年接受廉洁教育的精神资源。廉村已不仅是薛氏一族的原乡,更成为一项公共化的精神遗产。与此同时,在温州,薛氏族人的家风传承活动,则展现了这股清风在民间社会的自觉延续。这一公一私,一古一今的呼应,共同证明了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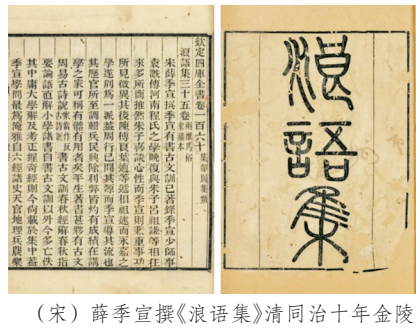
薛令之及其后裔的千年传承,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:清廉与务实,不仅是个人的道德选择,更是家族延绵、文化兴盛的精神基石。在物质丰富、价值多元的今天,薛氏家风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:对为政者,它是立身之本、公信之源;对治学者,它是思想之根、创新之基;对普通家族与个人,它是安身立命最珍贵的传家宝。

今日,当我们漫步廉村的青石板路,或驻足温州薛氏祠堂前,仿佛仍能听见那穿越时空的清风低语。千年前那盘青涩的苜蓿,其滋味或许清苦,但它所化生的那缕清风,却穿越了重重关山与漫长岁月,至今仍能拂动我们的心弦,告诉我们何为不朽,何以传承。

而这,正是“百世清风照古今”的真正内涵——它源于一个高尚的选择,成于一代代的坚守,融于一方水土的文明,最终,照亮过去,指引现在,也必将辉映未来。



薛季宣像(选自《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》)



(宋)薛季宣撰《浪语集》清同治十年金陵书局刻本(温州市图书馆藏)